

王焱 編

日本漢文學百家集

300



YSP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王焱 主編

日本漢文學百家集
300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第三〇〇册

聾牙遺稿 卷一至卷七 土井聾牙著 明治二十五年
.....
一

替身遺稿

一

警牙遺稿卷一目

論

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公羊傳論

秦隋及豐臣氏論

論唐藩鎮一

論唐藩鎮二

敦風俗論

師嚴道尊論

史論上

史論中

史論 下

漢武帝論

諸葛武侯北伐論

論武

趙普論

宋神宗論

張居正論

性善論

臣道論 上

臣道論 下

聖人論 一

聖人論 二

聖人論 三

君子小人論

仲尼不學軍旅論

匹夫不可奪志論

剛毅木訥近仁論

呂后論

嚴尤論

赤壁之戰周瑜何以豫決其勝論

論學弊

論資格

論時事

王旦論

典刑

勇怯

蘇張優劣

警身遺稿卷一

論

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公羊傳論

春秋架楚之戰于泓左氏傳已備書顛末其要言云
楚人未既濟濟未成列宋襄公之弟大司馬子魚固
請進戰公不重傷不阻隘俟其既陳擊之遂致敗績
傷股後之讀者莫不嗤公泥古簡不識通變又莫不
稱子魚之亮諫而惜其不見聽而公羊氏之傳獨曰
有君無臣雖文王之戰不過此也夫宋襄也以爲有
君子魚也以爲無臣敗而傷而卒也以爲文王之戰

其說太怪，於是乎饒舌之儒，蘇子瞻、魏冰叔之流，皆直斥公羊以爲病狂喪心之論，甚矣哉！古書之難讀，而古道之不易明也。以吾所見，則病狂喪心之譏，不在於公羊，將反在於子瞻、冰叔也。何以言之？天下固有君臣之分，臣任其事而君執要焉。要莫大於仁，而仁之爲道，有時乎窮，則必濟之以義。其在平時，仁義固並行不相悖，方事變之會，取一則廢一，而事必不得不出於義，而君必不得失其仁。於是有腹心之臣，斷然以義行自任，代君受不仁之名而弗辭，殺人戮人，取人奪人，欺而誑之，迫而蹙之，然後其事獲濟。既

受人怨、又受君罰而甘心焉、使其君如不得已而受其慶者、以傳後世、人人稱仁不倦、是爲純臣之節已、彼子魚者、抑何人哉、以親言之則宋公之母弟也、以職言之則大司馬之任也、以智言之則其見勝敗之機至瞭也、若是而猶不自任以義、事事曲曲一俟其君指揮以決之、左手提鼓、右手援桴、寧敗宗社大事、不肯一代君擊、區區諫諍是事、徒效匹夫之節、其失臣道也已甚、卽公羊氏之所指以爲無臣者矣、吳漢之圍公孫述也、述死延岑降、漢受其降、猶縱兵大掠成都、焚述宮室、宗族妻子部曲、屠戮無遺者、光武帝

手書切責其不仁。夫公孫帝制自居，非他賊之比。不經一慘禍，則餘燼難收，而不受降，則徒費攻。受則已降，不可殺。吳漢斷然代君受不仁之名而不辭，及責書到，則甘心歸其罪。若漢也者，可不謂之純臣乎？王廷湊拒命，穆宗命韓愈往宣慰之。勅曰：虜情叵測，且徘徊境外，無輕進以蹈危。愈奮曰：君爲仁，臣爲義，不顧而往，直造賊壘。若韓愈也者，可不謂之知君臣之分乎？靖難之亂，建文帝勅諸將曰：勿使朕有殺叔父之名。白溝河之戰，成祖陷重圍，諸將拘牽勅旨，不敢以鋒觸犯，使其獲脫，遂致應天失守，後人痛惜未已。

故彼光武穆宗可謂有臣而建文帝則可謂無臣矣。是以其事或濟或否，抑未知宋襄之敗爲有臣者乎。將無臣乎，子魚之節爲得乎，否乎，公羊氏之論爲狂乎，聖乎，安得作子瞻永叔於九原更一詳論，文王之戰吾不能知也，然其在大雅靈臺一篇，略足以窺之。其詩云：經始靈臺，不日成之。經始勿亟，庶民子來。夫文王既令以勿亟，庶民雖靈，豈能無故子來哉。蓋其間必有閔天散宜生之徒，代君督其役，是以不日而竣功。小役且猶如此，則其戰可知矣。宋襄唯不行一不義，不殺一不辜，公羊氏特嘉其不失君守，以文王

比之而深咎子魚以不知閔天散宜生之節、雖宋襄之仁或未必至此、姑藉之以垂教後世、使凡爲君爲臣者、知各有宜守之道、深切確當、大非越境嘗藥諸說之儔、而豈病狂喪心之論哉、左氏於泓事、直叙不下斷案、其意指未知何所歸、然其叙吳楚柏舉之戰、闔廬之弟夫概王、請擊楚而未許、夫概曰、所謂臣義而行、不待命者也、率其屬擊大敗之、連戰遂入郢、以夫槩之義行、比子魚之待命、夫人可以定優劣、則左氏所見、意亦與公羊相近耳、若夫子瞻之論、范增則曰、增欲殺沛公、人臣之分也、項羽之不殺、猶有君人

之度也。冰叔論相臣亦曰：必代君受惡名而弗辭，然後可以奏偉功。二氏之論，明析君臣之分，正足羽翼公羊泓戰之說。乃其於公羊則以粗心讀之，不能察其文辭之簡奧，忘二論之旨，直斥之以病狂。吾於是知古書之難讀也。古道之不易明也。喪心之譏之不在於公羊氏，而果在於子瞻與冰叔也。

秦隋及豐臣氏論

治之而治者，其爲亂也小。亂之而亂者，其爲治也淺。此皆人事得失所係，稽其政刑而興衰之故可知矣。天地之久，氣運之會，乃有極治極亂之世，亂之而不

可亂治之而不可治。若此者，決非一二人所能消長，而識短舌長之倫，猶摘尋常失得，擬以議之。議之雖正，而其昧於事情則甚。吾讀和漢史乘，觀於秦隋及豐臣氏之事，有以知其然者。自周失，酆鎬而來，列國爭雄，分合靡常。歷甲子者九，而天下始定於秦。自張角之撓漢也，羌夷接軫，七甲子而天下始一於隋。而我豐臣氏之定海內，上距元弘建武之際，爲年二百，又五十矣。其間非無英君傑相，能整頓一時者，然纔治復亂，喻如患瘡者，雖有病間，要與無疾之人，殊其精神。卽吾所謂極亂之世，治之而不可得治者，而